

她以学问问黄河

——记新时代治黄人方兰

□ 马义泽 赵金

她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她是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重要水源，她仅以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承担了全国15%的耕地和12%人口的供水任务；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就是黄河。

她是放弃国外高薪回乡报效的学者，她是扎根讲台服务田野的教授，她喝着黄河水不忘点滴滋养，立志用所学相报；她听着浪涛声不负黄河与乡党，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她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方兰。

1987年，当《关于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报告的通知》出台时，曾以“八七分水”轰动一时。这一年，方兰刚刚步入大学，主攻国民经济管理。那时的她，还不知道未来这些将会和自己结下一世情缘；不知道“新时代怎样科学分配黄河水资源，让每一滴水实现效益最大化，让黄河沿岸步入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道路”会成为她追寻一生之问。

1999年，在陕西省发改委工作的方兰通过全国仅3人的录取，赴德国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艰苦的学习，让她瘦了近10公斤。即使学业繁重，她还是利用一切外出实践的机会考察欧洲的乡村建设情况。毕业后，她放弃了在国外继续攻读博士后，也放弃了去上海等发达地区工作的机遇，怀着对家乡父老的眷恋

和热爱，怀着对母亲河的依恋和感恩，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三秦大地。

2008年，方兰选择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矢志用学问守护这片土地。方兰热爱讲台和田野。她亲近土地，让学术成果走出“象牙塔”，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把乡村实践变成最好的讲台。她带领团队深入陕北黄土高原、甘肃河西走廊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她的学生说：“搞农业研究既不赚钱也不风光，常常与脏累苦相伴，但方老师却甘之若饴。”因为在方兰看来，做学问就是要服务于土地和人民。

水滴石穿，十年磨剑。方兰长期重点关注水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一直在持续深入做关于黄河流域的考察和研究；从粮食安全角度，研究水资源如何分配；从生态保护角度，研究生态廊道应该如何建设等。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20年，方兰向全国两会提交了《关于优化调整“87分水”方案的建议》。2021年，方兰所提的《关于黄河保护法立法的议案》交全国人大审议。同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召开《黄河保护法》座谈会，作为唯一受邀发言的人大代表，方兰的发言

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的肯定。2022年，她的“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协同发展”建言，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知识分子能够在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之间搭建起桥梁，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为社会发展献智出力，”方兰说，“这既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幸运。”

黄土地里幽兰香。30年间，方兰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读书、找水、研水、治水，紧扣社会发展脉搏，深入开展考察调研，矢志为黄河流域水治理和生态保护奋斗一生。她把学问写在祖国的大地，写进人民的心坎。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批批“治黄人”的身体力行，正是这些可敬可爱的人，致力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把百姓最真切的诉求记在心上，回答着黄河的时代课题，取得了黄河岁岁安澜的伟大胜利，最终创造出“生态中国”的伟大奇迹。

(作者单位：马义泽，陕西师范大学；赵金，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似水流年

我家门前有口井

□ 赵亚勇

公安巷长约八百米，北连中山街，南通伞铺街。大碗巷是公安巷的分支，由公安巷向西100米再往南200米再向东，形成了一个长方形闭环。小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公安巷和汉中日报社一墙之隔的院子里，门前有一口井，正对着大碗巷。

这口井据说已有几百年历史，是附近人家赖以生存的水源，大家洗衣服、洗菜、淘米做饭都要在这里取水。这是一口压水井，井台用石板砌成，四周有水槽和一条排水沟相连，洗完衣服和菜的脏水就顺着水槽流到了排水沟里。由于这口井的水冬暖夏凉、甘冽清甜、口感清爽，其他地方的一些居民也会舍近求远到这里取水，造成夏天用水高峰时常常需要排队，有时候还会起争执，吵得不可开交。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平时，街坊们还是相处得比较融洽的，吵架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邻里之间你帮我、我帮你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那时候，男人上班，女人在家操持家务，她们都喜欢聚集在井边，一边洗菜、洗衣服，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家常，很多八卦新闻就是从这里传出的。女人成堆的地方，总是欢声笑语不断，气氛热烈，其乐融融。

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是一年中井边最热闹的时候。每天晚上，有许多大人会带着大木盆来给孩子洗澡，井台便成了露天浴场，淘气的孩子溅出的水花伴着母亲的欢笑声飞扬，井边上演着一幕幕欢乐祥和的温馨场景。

由于这口井离我们家太近，水缸显得多余，有水桶就可以。记得那时候我们家有一大

一小两副水桶，大的特别大，用来储水；小的特别小，刚好适合小小年纪的我拎水。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我们哥几个总想替父母分担点家务，于是每天提着两个红色的小水桶去井台打水便成了我必修的“功课”。人小又瘦的我没有多少劲，有时候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按不下压水柄，人就像小猴子一样吊在上面，引得旁边洗菜的大妈们哄堂大笑，我羞臊得恨不得钻进井里去，不过，她们笑完了便会帮我压水。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一文里写吃西瓜的场景，颇富有生活情趣：“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我也有这样的体会。父亲年幼时曾经帮着爷爷在老家种过西瓜，挑西瓜的水平很高，从来没有失手过。每年夏天，父亲经常会买西瓜回来给我们消暑。不过那口井属于大家，又是压水井，不能像汪曾祺先生那样“以绳络悬于井中”，但是父亲有的是办法，他将西瓜放在大桶里，倒入刚刚打来的井水，半个小时换一次水，晚饭后，父亲拿出西瓜搁在案板上，手起刀落，只听“咔嚓”一声，红瓤的西瓜一分两半，顿时凉气四溢，那情景和汪曾祺先生描述的完全一样。这也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一直不曾忘记。

我家门前这口井，至今让人怀念的原因除了水质特别好，还有就是用水不会花分文，就像是享受一种国家福利。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真的要好好感谢我们的老祖宗啊。现在，每次交水费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口哺育了我的甜水井。

父亲的手艺

□ 赵自力

父亲在老家侍弄了一辈子庄稼，在我印象中，他是没有学什么手艺的。

春节回家，父亲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执意要给我们削几个苹果。我起初并未在意，倒是循着女儿好奇的眼神看去，只见父亲左手捏住苹果，右手握着水果刀，双手配合，螺旋状的苹果皮便不断变长。不大一会儿，一个苹果削好了，宽窄相间的苹果皮刚好连成一条。女儿高兴地拍起了巴掌，反复说着“爷爷您真棒”，继续仰视着父亲削第二个苹果。

我拿着那个削好的苹果，捏捏那像艺术品一样的苹果皮，不觉诧异起来，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学会了这手艺，因为我也曾这样削过苹果，不过没父亲削得这般好。

“你爸闲着没事，一直鼓捣着削水果皮和蔬菜皮呢。”母亲见我们疑惑，笑着说，“什么土豆啊，南瓜啊，还有苹果、柿子，我们在厨房里看到了父亲的手艺，父亲削过的红苕和土豆，光洁如玉，效果比刨子还要好。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想象，父亲粗大的手掌，竟然这样灵巧。”

父亲爱茶，谷雨一到，父亲就打电话让我回家帮忙采茶。

以往总是把鲜叶送到茶场加工，今年父亲居然来了雅兴，要亲自做茶了。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一定又是父亲学的新手艺。

父亲开始做茶，我打下手，负责添柴火。红红的火苗舔着大铁锅，不一会儿铁锅开始冒热气了。只见父亲把鲜嫩的茶叶倒进铁锅里，双手迅速翻动，还一边嘱咐我不能断火，也不能用猛火。在热气腾腾中，经过反复翻炒、揉搓后，茶叶终于成形了。这时父亲让我退了柴火，用余火慢慢烘焙。不久，一股浓浓的茶香就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我使劲嗅了嗅，还真香啊！

品着父亲的手工茶，真是一种幸福。父亲很快邀来他的一群茶友，品他做的“头茶”。大家喝茶说茶，把茶话桑麻，谈笑风生。母亲则忙不迭端茶倒水，不时插些话儿，其乐融融。我带了一小包父亲做的茶，用塑料袋细细封好，轻易舍不得喝。实在忍不住了就取一小撮，开水泡过后看那些茶叶舒展，闻着弥漫的茶香，喝一口清茶，细细品着父爱的味道。

年近七旬的父亲，有颗不老的心，听说他又在学编竹篮的新手艺呢。父亲的手艺，哪一样都藏着对生活的热爱。

悦书吧

呼出四皓复照商山

——王家民长篇历史小说《商山四皓》阅读笔记

□ 张念贻

天地何皓皓，浩歌唱皓风。在陕西，宝鸡有“横渠四句”，宋代大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渭南有“四知先生”，东汉廉吏杨震所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蓝田有师从张载的一门四进士“蓝田四吕”；商洛有师从荀子的“商山四皓”。相较前两者的妇孺皆知，后者却是近乎被遗忘的巨大存在。

王家民先生的长篇小说《商山四皓》，以对话千载的勇气完成了一次“喊山”之举。呼出“四皓”这样一组中国历史上处于秦始皇与汉高祖两大显赫帝王之间的传奇人物，有关四皓的史料与传说，历代不乏著书立说者，多少有些语焉不详、形象苍白，在小说描述的历史场域中，四皓人物既生动鲜活又个性鲜明。林泉高致，超然物外。这种气节与风骨，不仅为司马迁、班固的《史记》《汉书》所记载，更为包括李白、杜牧、柳宗元、白居易等在内的历代诗家所吟咏，为历代史家所敬仰。诗仙李白奉为“四神”：“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卧松雪间，冥翳不可识。”白居易赞叹道：“皤皤四先生，高冠危映眉。从容下南山，顾盼入东闱。”

秦汉何巍巍，四皓何皓皓？莫道商山文脉深，风追四皓惟此君。王家民先生尤为令人感佩的是，作为一位从事艺术教学的教授、一位秉持传统笔墨的画家，在其年逾花甲卸去繁冗之后，回归赤子之心，历时十载，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完成了对先贤与母土的一次深情致敬。这本《商山四皓》，可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重回秦时明月汉时关，唤出四位忠肝义胆、烛照乾坤的丰碑人物，可知可感、可敬可佩、可泣可歌，大气豪迈，百转千回。

怎样的四个人物，怎样的传奇佳话，引得王家民先生深情眷顾？一个最为直接的因由是，商山系家民先生故土，自幼民间流传耳濡目染的有关“四皓”的传说，犹如根植于心的一粒灵性草籽，在穷尽半生的水墨生涯中，无数次心怀敬仰、描摹追写四位先贤，所涉猎的有关“四皓”的历史典籍、民间传说，所寻访的人文遗迹、风土人情，稔熟于胸并交相浸润，最终催发出了这部鸿篇巨制。这种



积久勃发的精神，如同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幻化而出中国文化的白鹿精魂。

就像是圣经里的《出埃及记》，商山四皓的一度“出商山记”，二度“入商山记”，由拥戴秦始皇到萧然离朝“护书”而隐，到拒绝汉高祖刘邦，再到辅佐刘盈扶危汉室于即倒，携手稳定了汉初政局后又悄然离去……四皓的抉择给历史留下了值得深思又耐人寻味的谜团，仿佛重重迷雾，有人称道，更有人不解其“护主”之举，善于翻案的杜牧诗曰：“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对此，历代史家学人不无质疑。历来成王败寇，谁会替代“四皓”回到人之本、家之本、国之本？“四皓”的源流根本何在？音容笑貌何在？言谈举止何在？传奇故事何在？

史学追求史实与考证，文学追求情感与生活。长篇历史小说《商山四皓》的可贵之处在于，从血脉深处生发的情感认同，并借助这种强大的情感认知，再现了四皓身上“愚、神、刚、正”的人格力量。

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围绕四皓铺开的关系大网，从伦理争辩到良言劝善，或疾或徐，或张或弛，却总有一种家国情怀与热血情结熔铸其间，尤其是细密织入的或血泪、或英武、或旷达的历史人物及重要场景，嬴政、刘邦、李斯、吕不韦、刘盈、吕后、张良、萧何等，如影随形、历历在目，与“庙堂言”与“江湖语”相呼应的山老人、良娃、虎豹兄弟、残疾民女，抱朴归真，苍生民瘼。凡此种种，积细积微、至情至性，是大开大合的大争之世大显大隐，既是浓墨重彩的一曲浩然长歌，又是打马绝尘的一抹远山淡影。

皓皓如明月，明月何皎皎。王家民先生笔下的商山四皓，化山为神，卧松饮雪，成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高山峡谷，如虹飞瀑，入潭成溪，汇流成海，涤荡人心。

呼出四皓复照商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山高月小，依然如炬。商山四皓堪称中国历史“千年雪翁”，雪落千年，光照亦千年。